



正月初一穿新衣

□张仿治

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！那年正月初一早晨，我穿上大姐在备课改作业之暇亲手为我做的新衣，特别高兴。因为这是一套中山装，那简直是非同小可。要知道，一直以来我穿的都是中式衣服，袖子和肩是连在一起的，领子往上竖起，不能翻，两个插手袋也是在边上的。而中山装就不一样了：肩上一条缝，袖子又是另外装上去的，看上去就神气得多；领子翻下来，上面还有个风纪扣，扣起来很像个解放军叔叔；最引人注目是，衣服前面有四个口袋，上面的小口袋可以插钢笔，下面两只大的则可以放很多东西。难怪姐夫见了我就说：“嚯，今天像个将军了！”

大人们说立春已经过了。我不懂什么立春不立春的，只知道这个正月初一特别暖和。在去阿姑家拜岁的路上，始终沐浴着和蔼可亲的阳光，微微的南风拂在脸上也是暖洋洋的，如同母亲温暖的手掌，使我想起放寒假前老师刚教过的一句古诗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。河水有点小波浪，河边的枯草丛中已经探出三三两两的绿茎，柳枝吐出了半粒米大的叶蕾，一畦畦油菜绿油油的，小麦一片葱翠。

前方有一块紫云英田。由于紫云英的小圆叶微微有点皱，所以与油菜的“绿油油”不同，它看上去是绿茸茸的，更像一幅纯绿的绒毯。我觉得乡下的紫云英田比在画册上看到过的城市里的草坪美多了，我的脑海里顿时跳出了电影上解放军的战斗场面，于是就一下子从路上冲进田里，一会儿打滚，一会儿匍匐，有时还做出投掷手榴弹的动作。可是当我从“战场”撤回路上时，顺着哥姐们盯着我的目光看，顿时傻了眼：我崭新的中山装，已经沾满了紫云英的嫩汁，尤其是两肘及双膝，竟差不多染成了绿色！好在是正月初一，没人骂我，但我自己觉得很心疼。

往前走，桥边有个牛厩间，牛厩外的楝树下卧着一头大黄牛，正在边晒太阳边不慌不忙地嚼着干稻草。虽然没有苍蝇来骚扰它，它仍不时地晃动几下尾巴。以前看到的牛，常是身上沾满了泥土，很脏的样子，而今天这头牛的毛却非常有光泽，一色的棕黄。许是过年了，主人把牛也洗刷干净了。记得我乘汽车去宁波时，曾在邱隘那边看到过有牧童骑在牛背上，当时就很羡慕。但平时看到的牛是站着的，我想上也上不去，再说有点怕它。现在这头牛看上去十分温顺，而且是卧在地上，我就大着胆子接近它，然后爬到了它的背上。我坐在牛身上，希望它能站起来，让我威风一下，但这头牛似乎并不理会背上坐着的我，仍然自管自悠闲地咀嚼着稻草。我过了一两分钟“骑兵”的瘾，爬下牛背来。这时，二哥的眼睛又盯在我身上了：“你的裤子怎么了？”我低头一看，胯下的裤管竟然亮晃晃的。姐姐也走过来看，他们的“诊断结果”是，这牛的毛上有

油，我爬上牛背，就把油都揩在裤上了。我很郁闷：人家邱隘的牛上不也骑着小孩吗？二哥说，那边的牛是水牛，可能水牛的毛上没油吧。

这下，因穿上新中山装而神气的我反而躲躲闪闪不敢在人前张扬了。到了阿姑家，我也特意站到了哥哥姐姐的后面，可是阿姑还是看到了我。她说：“阿囡呐，来，把这些东西去分了噢。”我总觉得这“阿囡”的称呼，是适用于一两岁小小孩的，可是我都十岁多了，她还是这样叫，让人不好意思。我们到阿姑家拜岁，她总会有拜岁果给我们。虽然这些年谁家都没什么好吃的，她还是为我们准备了一小篮胡萝卜和一大碗“黄鼠狼尾巴”。这“黄鼠狼尾巴”是祭灶果的一种，也叫“油枣”，是面粉做成如手指大小，用油炸了，外面还滚了一层糖粉，又甜又酥，极为好吃。因为它金黄的颜色有点像黄鼠狼尾巴，所以得了这个名字。我拿到了分给我的一份，把胡萝卜吃了，“黄鼠狼尾巴”实在有点舍不得，吃了几条，就把剩下的放进了中山装的口袋中，跟着表哥到附近小学的操场上玩篮球去了。不料下午回到家，又被二姐盯上了：“你这衣袋怎么是湿的？”湿？不会吧，我没玩过水呀。可是我低头一看，可不，中山装的大袋外面颜色明显深一些，真像是有点湿，原来是衣袋里“黄鼠狼尾巴”的油渍透出来了！我气坏了：怎么今天的倒霉事全落到了我的头上？

那个出尽洋相的正月初一，当时真让我哭笑不得。作为记忆库中的一个笑料，五十几年来老是忘不了。这不，今年正月初一，我们兄弟姐妹去阿姑家拜岁，98岁的阿姑乐得笑眯了眼。她指着桌上琳琅满目的水果和干果，慈祥地说：“阿囡呐，自己拿着吃噢。”这时，我便不由自主地偷瞟了一眼哥哥姐姐们，双手下意识地抚了抚衣袋——今天这身衣服，也是第一天穿呢。

年的味道 ■

拜岁

□陈峰

春节不仅有传统意义上文化的传承，还有亲情的延续，更有对春天的期盼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。小时候，一年之中最盼望的便是春节，可以穿新衣服、拿压岁钱、吃上平时吃不到的零食，还有货郎担里的气球和百子炮，永远是小伙伴们心头的惦念。

我和爱人是同一个村子的，村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我俩来说都有曾经的回忆留在那里，那里是我们心里的牵挂，也是亲情的避风港，带着儿子回村就是回家，就像是心灵的回归。

正月初一那天，一家三口早早出发，先生故意将车开得很慢，一边开车一边和娘俩说他小时候那些陈年烂事，伶牙俐齿的儿子迷惑不解，“老爸，你上小学一星期真的只花五角钱吗？”“老爸，你以前真的是走路到城里吗？”长在蜜罐里的儿子怎么也理解不了五角钱就是掰开N次也花不了一星期呀，因为五角钱在他手里连包QQ糖也买不了，更别提来回步行二十里路只为吃上一碗一角三分钱的阳春面了，不就是碗阳春面吗？

摇下车窗，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想起小时候和哥哥提着马粪纸的裹包到舅舅家去拜岁，路上都是年岁相仿穿戴一新的孩子结伴提着裹包走亲眷，兄妹们总会忍不住去挖裹包里的大核桃、桂圆，偷吃的味道特别诱人，做好手脚后立刻码正马粪纸上的红字条，红字条上的“南北干货四时佳品”八个字算是较早无师自通了。我和哥哥抄近路走乡间小路，然后穿过田塍七弯八绕便到达舅舅家，大概有15里路，想着舅舅家的过年下饭和每人两角的压岁钱，一点儿也不觉得累，两个哥哥计划用这压岁钱买炮仗，我计划着用压岁钱买气球和五彩透明的玻璃头绳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，前两年还流行短信拜年，现在有微信拜年、微博拜年、微视拜年了。包裹不再是一件两件的礼品，干脆是一箱一箱的，压岁钱是几百元甚至更多，走亲访友都驾着私家车，路上鲜有行人。你若问孩子，压岁钱用来干吗，孩子一脸迷茫，平日用的富足让他们对压岁钱失去了兴趣，没有了我们那时得到一角、两角钱时的雀跃了。

早春温暖的阳光惬意地落在我们身上，说笑间，家乡就到了。近年来，随着村民生活条件的改善，村中皆是水泥路，宽阔整洁。进入村中，过年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村里人在门上倒贴着福字，挂着春联，阳台窗棂吊着酱鸡酱鸭，小店门口整齐地摆放着孝敬长辈或走亲访友的礼品及水果，小孩子奔跑嬉戏着，小男孩举着长长的焰火棒放焰火，小女孩穿着漂亮的红裙子坐在摇摆车里，随着“门前大树下，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……”的歌声向父母撒娇“再坐一次、再坐一次”。

这情景似曾相识，我们索性弃车步行，儿子新奇地张望这一切，先生热情地与村里相识或不相识的长辈打招呼，儿子羞赧喊他们阿公阿太，他们精神矍铄，身板硬朗，瞧瞧先生又瞧瞧儿子，“这是某人的大儿子嘛，现在也做阿爸勒，儿子生勒跟其阿爸小辰光一色一样。”这种只能在乡下老人口中听到的词语，无一不是真情的流露。回家了，心里满是浓浓的乡情。

狗一阵狂吠，我的婆婆闻声出来，正晒太阳的隔壁邻舍忙说“儿子媳妇孙子统统来了，今天依要忙勒”，狗盘桓脚边摇头摆尾地撒欢，婆婆满脸透着喜气。

亲情，生命中多么美好的感情，那么柔软，那么自然，多少出门在外的游子念兹在兹，只为这一刻的相聚。